

金银岛

[英国] 罗伯特·路易斯·史蒂文生 原著



少年版

小小孩

世界名著

金银岛

[英国] 罗伯特·路易斯·史蒂文生 / 原著
禾稼 / 改写

吉林美术出版社

少儿版世界名著

金银岛

[英国] 罗伯特·路易斯·史蒂文生 / 原著

禾稼 / 改写

责任编辑 郭兵 装帧设计 郭兵

吉林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

沈阳天择彩色广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889 × 1194 毫米 32 开 3 印张

2005 年 8 月第一版

2005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

定价：7.90 元 / 册（39.50 元 / 套）

ISBN 7-5386-1876-7/J · 1557

内容提要

英国小说家罗伯特·路易斯·史蒂文生所写的《金银岛》之所以深受世界各国小读者的喜爱，是因为它的故事情节千变万化，有如大海的波涛，连绵起伏，紧扣读者的心弦。

故事中的各类人物形象更是让人难以忘记。少年吉姆的正直、机智和勇敢，医生李甫西的冷静、临危不惧，独脚水手西尔弗的阴险狡猾、笑里藏刀，还有海盗比尔的凶狠暴戾、蛮横都被作家刻画得生动逼真，入木三分。

故事告诉人们，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不是金银，而是人性的爱和正义感。总之，《金银岛》从问世的那天起，所反映出来的深刻思想和智慧，直到今天，都对读者有着强烈的震撼力和感染力。

目 录

一、老海盗	1
二、船上的厨师	23
三、我在岸上的冒险	42
四、木寨	51
五、我在海上的冒险	63
六、西尔弗船长	78

一、老海盗

我是吉姆·霍金斯。我和乡绅屈利劳尼和医生李甫西有过一次惊险的寻宝经历。现在，他俩要我把有关那宝岛的详情毫无保留地写出来，不过不要涉及那个岛的方位——因为那里至今还有未取出的大量宝藏。

事情得由我父亲开设的“本葆将军客店”说起。回想起那个脸上带着刀疤的老海员投宿我家客店的情景，仿佛就像是在昨天一样。那天，他是拖着沉重的步子来到客店门口的。他身后有一个人为他推着小车，上面放着一个航海用的大箱子。这是一个高大、魁梧、长着栗色皮肤的人。他双手粗糙，伤痕累累，脸上有一道铅灰色的刀疤。我记得他一面察看店前的小海湾，一面吹着口哨，接着他突然唱出了以后也常唱的那支古老的水手歌谣：

15个人趴上死人箱。

哟呵呵，朗姆酒一大瓶，快来尝！

那声音苍老、颤动，就像水手转动绞盘喊号子的

调门一样。后来，他用一根棍子重重地敲门。我父亲一答应，他就喊：“来一杯朗姆酒！”酒端给他以后，他慢慢地啜饮着，和我父亲聊了起来：

“这是个位置很讨人喜欢的客店，生意好吗？”

我父亲对他说：“生意很清淡，真遗憾。”

“好吧，我就在这里住下啦！喂，伙计！”他招呼他后面推小车的人，“帮我把箱子搬进来。”

他对我父亲说：“我要在你这儿住几天，我这人不讲究，要的只是朗姆酒、猪肉和鸡蛋。要问我的名字嘛，你就管我叫船长得了。哦，我明白你的意思——拿去，”他把三四个金币扔在门槛上，“这点钱花完后，你可以告诉我。”说这话时，他显得很威风，派头像个司令官。

推小车的人告诉我们：他昨天先到了乔治国王旅店，在那里打听海边有哪几家客店，听说我们这儿名声好，又僻静，就选定了我家做他的寄宿处。

他很少说话，白天总是带着一个黄铜望远镜在海湾转来转去，晚上则总是坐在客厅的壁炉旁，拼命地喝掺了水的朗姆酒。

他每天散步回来，总要问有没有水手在此路过。开始，我们还以为他是在想念同行，后来我们渐渐明白，原来他是想避开他们。

有一天，他把我悄悄叫到无人的地方，表示要在每月的一号给我一枚四便士的硬币——他要我“时刻提防一个只有一条腿的水手”，一看到此人出现，要立即给他报信。

你们不难想像，自从接受了这个“任务”，这个独腿人就夜夜闯入我的梦中，化作千种形状，用各种狰狞的表情恐吓我。

总之，我为这四便士，可受了不少惊吓和折磨。

尽管我一想到那个独腿水手就心惊肉跳，可对于船长本人我却不像其他的人那样害怕。有几个晚上，他喝了太多的朗姆酒，就又唱起那首古老又狂放的水手歌谣，还逼着来客店喝酒的人跟他齐声合唱，谁不唱他就骂谁。他还强迫在场的人听他讲故事，谁不愿听，他就会大发雷霆，甚至不许任何人走出店门。

他讲的故事都十分恐怖，尽是一些绞刑、海上风暴、凶杀格斗、横行不法的海盗的故事，听得我那些乡下邻居们心惊胆战。我父亲说，老这样下去，咱们的客店得关门了，晚上来喝酒的人都得让这家伙给吓跑了。不过我相信，船长住在我们这儿也有好处：听故事的人当时虽然感到惊恐，可在这寂寞平静的乡间生活中，听他讲故事倒像是服了兴奋剂，甚至有几个年青人听了他讲的故事后，对他十分钦佩，称他



他要我一见到独腿水手，就立即给他报信。

是“真正的老航海”，说英国能够称霸海上，靠的正是这种人。

说真话，他真是弄得我们快破产了：因为他一星期又一星期、一个月又一个月地住下去，给我父亲的那点钱早已用光，再向他要，他就吹胡子瞪眼睛，大声吼叫，吓得我那可怜的父亲只好溜出他的房间。在烦恼和恐怖中过日子，大大加速了我父亲的不幸早逝。

船长住在我们店里那么长时间，除了从一个小贩那里买过几双袜子，衣着没有任何改变。三角帽破了照样戴着，外套破了他就躲在自己房间里缝补。他从不写信，也没见谁给他来信。

我们谁也没看见他打开过那个大箱子。

别以为什么人都怕他。当我父亲病得很重的时候，李甫西医生来到我家给他看病，老船长那天可碰了钉子。那天晚上，他照样酗酒，唱他的老歌谣，喝得醉醺醺地拍桌子，要别人安静地听他唱，李甫西医生却根本没理他，这下子激怒了他，他掏出一把水手折刀，恫吓着要扎医生。

医生不动声色，过了一会儿，他转过头来，口气冷静而又严肃地说：“如果不立即把刀子放回你的口袋中，我就用我的名誉来保证：在下一次的巡回审判

中，一定会把你送上绞刑架！”接着他们两个互相瞪了好长时间，最后是船长屈服了，退回到自己的座位上，像是一只挨了打的小狗似的小声咕噜着。

“现在可以告诉你，先生，”医生继续说，“我不仅是一个医生，还是一个地方法官，只要我听到一声对你的控告，哪怕是由于像今晚这样的放肆，我就要采取手段来追捕和驱逐你。我希望把话说到这里就够了。”不一会儿，李甫西医生骑马走了，船长在那晚上则一直保持安静，而且，过了许多天他都再没有耍酒疯。

此后不久，就发生了一连串神秘事件，这些怪事终于使我们摆脱了老船长，但因他带来的麻烦却很久也没有摆脱。

那年冬天严寒难当，我那可怜的父亲病情越来越重。母亲和我把店里的事情统统包了下来，忙得不可开交，所以没太关注那位不受欢迎的客人——船长。

那天，母亲在楼上服侍父亲，我在楼下急着为出去散步即将返回的老船长准备早餐。忽然，客厅的门被推开，走进来一个陌生人。那人面无血色，左手缺两个指头，虽然佩带腰刀，却不像是个好斗勇武的人。我一直担心船长说过的那个一条腿的水手出现，可这人并不瘸，样子不大像水手，却又像在

海上闯荡的人。

“你过来，孩子。”他和我打过招呼后问我：

“桌上的早餐是不是为我的朋友比尔准备的？”

我告诉他，我不认识他的同伴比尔，早餐是给我们的房客船长准备的。他听了说：“你的这位房客是不是脸上有一道刀疤？你告诉我，他现在在哪里？”

我告诉他，船长散步去了，马上就会回来。这家伙听了就站在门边向外张望，不一会儿看见船长回来了，急忙拽着我躲在了门后，小声说：“我要让比尔小小地吃一惊。”

可船长进屋后同他一见面，那表情可不是小小地吃惊：棕色的面孔完全变了色，连鼻子也青了，像是遇上了可怕的妖魔鬼怪。

“黑狗！”他只说出这么两个字。

“还能是谁？正是当年的老船友来看你了！”

接着他俩都用眼睛示意让我走开，怕我听他俩的谈话。我躲到酒柜后面，竖起耳朵留神听也听不清他俩的低语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们两个人大声吵骂起来，只听船长吼道：“不！不！你算了吧！要上绞架，大家一起去上，这就是我的话！”接着听到了桌子椅子乒乓翻倒的声音，钢刀相碰噼哩喀喳的响声，忽然

有人痛得大叫，只见黑狗左肩淌着鲜血，没命地往外逃。船长手握弯刀追到门口，最后一刀用力很猛，但没有砍着黑狗，却重重地砍着了我们那“本葆将军客店”的招牌。

也许是连惊带气，船长回到客厅，脸色很难看，身子摇晃，一面招呼我“拿酒”，一面却再也支撑不住，竟咚地一声倒在地上昏死过去。

经李甫西医生检查，说他是得了脑中风。医生告诉我和我母亲：“他暂时死不了，可再要没命地喝朗姆酒，那可就快完蛋了！”

老船长清醒过来后，尽管身体非常虚弱，还是缠着我，跟我说好听的，让我给他端酒，见我不给就越闹越凶。被逼无奈，我只好端杯酒给他，想不到喝下酒后，他在兴奋中向我透露了些事情：

“吉姆，听我说，那个黑狗是坏蛋，派他来的人更坏，我们都跟老福林特干过，听说过那个汪洋大盗吗？我只是他的大副，他临死时向我交代过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那个地方。这帮人自己的钱保不住，就奔我的箱子来了。你该去找那个医生，让他调集人马，围剿福林特那伙剩下的人。不过，你先不要行动，等他们把黑简给我送来后再说。”他语无伦次，嘟嘟囔囔地说着。我忙问：“什么是黑简？”他告

诉我：“那是一种通谍。”

他像死去一般沉沉睡去后，我害怕了，也许我该把他讲的全告诉给医生，因我怕他后悔跟我讲了真话，会动手杀死我。可正是那天晚上我父亲却突然去世了，怀着悲痛，我忙着料理丧事，就再没时间想船长的事了。

到了葬礼举行后的第二天，我看见有个人慢慢向我们的客店走来，这人显然是个瞎子，因为他用一根拐杖探路前行。走近了，我才看清这人戴着一顶很大的遮住了眼睛和鼻子的帽子，弯腰曲背，怪模怪样。走到我家店外，他扯开嗓子喊：“哪位好心的朋友告诉我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”

我告诉了他，他马上说：“你真是好心的少年，快把手伸给我，带我到店里去！”他摸索着抓住我的手臂，声调马上变了，低沉凶狠地说：“快带我到船长那儿去，不然我就拧断你的胳膊！”他又说，“一旦看见了船长，你就喊一声：‘比尔，有个朋友找你来了。’”他说着拧了我一下，痛得我叫了起来。

瞎子的动作吓得我忘了对船长的恐惧，把他带进了客厅。

虚弱可怜的船长此时正在喝酒，一见这人，酒意全醒了，脸上的表情与其说是恐惧，不如说是痛苦。



一见这人，船长的酒意全醒了。

那瞎子听到了声音，马上用命令的口吻说道：“比尔，咱们公事公办，快把手伸出来！”

我看见瞎子把一件东西迅速放到了船长的掌心里，船长接过后立即攥紧了拳头。

“事情办妥了。”瞎子说罢，突然把我放开，令人难以置信地三脚两步就麻利地跨出了大厅。

我和船长愣了半天才醒过神来。船长神情恍惚地仔细看了看手掌中的东西，然后，大声说：

“10点钟！还有6个钟头，还来得及！”他冷丁站了起来，可还没站稳，身子就摇晃起来，他用一只手掐住自己的脖子，发出一声怪叫，便不由自主脸朝下跌倒在地板上。

我一边呼喊母亲，一边向他跑去，可这次他却因为脑溢血突然发作，再也醒不过来了。

我没有再耽搁时间，把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母亲。我们立即发现我们的处境相当危险：老船长死了，他如果有钱的话，本该偿付我们很大一笔食宿费。但是我们明白，来找过他的那个黑狗和瞎子不会用船长的遗物来清偿他的债务。我想应该马上去找李甫西医生，可撇下母亲，那瞎子领人返回来，母亲会不会有危险？最后，我俩决定立刻到附近的村里去求援，我和母亲连帽子也没顾上戴，就在迟暮的寒

风中冲出了门。

到达离我们最近的那个村落时天已经黑了。我们将遇到的危险和困难向几家村民诉说，可他们——无论男女老少都往回缩，谁也不肯站出来帮助我们。福林特船长的名字我很陌生，可村里人对这伙人却相当熟悉，听到他的名字就非常恐慌。母亲一看这些人如此胆怯，不肯帮忙，就说：“你们不敢，我就带着儿子返回去，我们要把那箱子打开，找到我们应得的钱，哪怕就为这死了也心甘情愿。”

胆怯的村民最后还是决定派一个人骑马去找医生请求支援，另外还给我一支装了子弹的手铳，让我们防身。

母亲和我趁着黑夜的掩护，怀着恐惧，快步返回了我们的客店。

喘息过后，母亲把窗帘放下：“不然他们会从外面看见的。”她又说，“还得从那死鬼身上找钥匙，可是谁敢去碰他呀！”母亲说着竟抽抽搭搭哭了起来。我此时不再害怕，摸到死了的船长身边，翻了起来。母亲点着了蜡烛，借着烛光，我看见死者手边那个硬纸条，上面漆着黑色，我捡起来一看，上面工整地写着一句话：“限你今晚10点前答复。”

“妈，他们10点钟来！”恰在这时，酒柜上那台